

馬克思 恩格斯

列 寧 斯大林

# 論 婦 女 解 放



馬克思 恩格斯  
列 寧 斯 大 林

# 論 婦 女 解 放

中 國 婦 女 雜 志 社

1958年·北京

本書選輯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中有关婦女解放問題的論文、報告和摘錄（摘錄文章的題目是編者加的），共二十五篇，其中大多數文章选自中文版“資本論”、“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寧全集”、“斯大林全集”，有四篇文章是譯自俄文版“列寧全集”和“斯大林全集”。

##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婦女解放

\*

中國婦女雜誌社編輯出版（北京史家胡同54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73號

外文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3054·03 850×1168 公厘  $\frac{1}{32}$  · 4 印張 · 插頁 2 · 90,000 字

1958 年 7 月第 1 版

1958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1—9,370 册 定價：0.35 元

## 目 录

馬克思:	資本家对妇女劳动和兒童劳动的占有和剝削···	1
	——节自“資本論”第一卷	
恩格斯:	資本主义制度下的女工、童工和家庭·····	11
	——节自“英国工人階級状况”	
恩格斯:	資本家对女工、童工的野蛮的摧殘·····	23
	——节自“英国工人階級状况”	
恩格斯:	私有财产制度的发生与妇女地位的变化·····	33
	——节自“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恩格斯:	論家庭形式的发展·····	40
	——节自“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恩格斯:	論婚姻与社会制度·····	68
	——节自“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馬克思 恩格斯:	論资产阶级的家庭·····	75
	——节自“共产党宣言”	
馬克思:	論离婚法草案·····	77
列 宁:	論自由恋爱·····	82
列 宁:	資本主义和女工劳动·····	88
列 宁:	同卖淫制度作斗争的第五次国际代表大会·····	90
列 宁:	在全俄女工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說·····	92
列 宁:	怎样把妇女从家庭瑣务中解放出来·····	95
	——节自“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偉大的創举”	
列 宁:	国际劳动妇女节·····	97
列 宁:	論苏維埃共和国女工运动的任务·····	100
列 宁:	論苏維埃政权和妇女的地位·····	106

列 宁: 致女工·····	110
列 宁: 迎接国际妇女节·····	112
斯大林: 致山民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贺电·····	114
斯大林: 纪念女工和农妇第一次代表大会五周年·····	116
斯大林: 国际妇女节·····	119
斯大林: 庆祝国际共产主义妇女节·····	121
斯大林: 劳动妇女积极参加社会生活是国家文化 水准增长的标志·····	122
——节自“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 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	
斯大林: 集体农庄对妇女解放的作用与意义·····	123
——节自“在全苏集体农庄突击队员第一次代表大会上 的演说”	
斯大林: 在招待甜菜种植业集体农庄女突击队员 会上的演说·····	125

# 馬克思：資本家对妇女劳动和兒童 劳动的占有和剝削

——节自“資本論”第一卷

机器使筋肉力成为不必要的。在这限度內，机器是使用无筋肉力的，身体尚未成熟发展的，四肢尚甚柔軟的劳动者的手段。所以資本主义使用机器的第一个标語，就是妇女劳动与兒童劳动！因此，这个有力的代替劳动和劳动者的手段，就立即轉化成为这样一种手段，那就是不分男女老幼，把劳动者家族中的一切成員，尽数放在資本的直接支配权下，从而，成了增加工資劳动者人数的手段。那种为資本家利益的强制劳动，不但把兒童游戏的地位剝夺了，并且把道德界限內，为家族自身，在家庭范围內自由劳动的地位剝夺了①。

决定劳动力的价值的，不仅是个别成年劳动者維持自己所必要的劳动時間，而且是維持劳动者家族所必要的劳动時間。

---

① 在南北美战争引起的棉业危机期中，斯密医生 (Dr. Edward Smith) 由英国政府，派往蘭克夏、彻夏等处調查棉业职工的健康状况。他的报告說，除开劳动者从工厂环境中被驅逐出来的事实，單从卫生的观点看，这一次危机是有几种利益。女工人現在有必要的余暇来喂乳給她們的嬰兒，不要用鴉片药来毒害不幸的嬰兒了。她們有了学习烹調的时间了。引为遺憾的，她們要在沒有得吃的时候，方才有学习这种技能的机会。我們还可以看到，資本为要增殖它的价值之故，曾如何将消費上必要的家庭劳动橫加掠夺。这个危机还被利用来在特殊学校內叫工人的女兒們学习裁縫。要使那些为全世界紡紗的青少年女工人有学习裁縫的机会，也需要有一次美国革命和世界危机！

机器既把劳动者家族中的各个分子尽数驅入劳动市場，所以，就把成年男子的劳动力的价值，分攤在家族全体上面了。它把劳动力的价值压低了。假設一个劳动者的家庭有四个人可以作工。購買四个劳动力，比先前購買家主一个人的劳动力，也許要多費一些，但以前只有一个劳动日，現在有四个劳动日了。因为四个劳动日的剩余劳动，超过一个劳动日的剩余劳动，所以他們的劳动力的价格，就比例于这种超过，而減低了。現在，要維持一家生活，不仅要有四个人劳动，并且要有四个人供給資本以剩余劳动了。机器就是这样在扩大人身的剝削材料，扩大資本最主要的剝削范围时①，又扩大了剝削的程度。

机器又从根柢上，使資本关系的形式媒介——即劳动者与資本家間的契約——发生革命。在商品交換的基础上，第一个前提，是資本家与劳动者，都以自由人的資格，以独立商品所有者的資格（一方为貨币及生产資料的所有者，一方为劳动力的所有者），互相对待。但現在資本要購買未成年者或半成年者了。从前，劳动者出卖他自己的劳动力，在形式上，他还是当作自由人，来支配这种劳动力的。現在，他要出卖女人和兒

---

① “因为日益厉害地以妇女劳动代替男子劳动，以兒童劳动代替成年劳动，劳动者的人数是大大增加了。三个13岁的每星期得工資6先令至8先令的少女，代替了一个成年的每星期得工資18先令至45先令的男工人。”（德·昆西 Thomas De Quincey: “經濟学邏輯”倫敦1844年147頁的注。）因有若干家內工作（例如照料嬰兒和喂乳）不能完全省除，所以必須为那些由資本沒收掉的一家之母，找得相当代替的人。家庭消費所必要的各种劳动，例如縫衣，补衣等等，也要由現成商品的購買找到代替。家內劳动支出的减少，是与貨币支出的增加相应的。劳动者家庭的生产費增加了，因此抵消了增大的收入。加之，生活資料的利用和調理上的經濟和配合，又成了不可能的。关于这种种为官方政治經濟学所不談的事实，我們可以在“工厂觀察員报告”，“童工委員会报告”，尤其是“公共卫生报告”，发现极丰富的材料。

童了。他成了奴隶商人 (Sknavenhändler)①。兒童劳动的需要，在形式上，就往往和我們在美国报纸广告欄习常看到的黑奴的需要相类似。比方，有一位英国工厂視察員就說：“在我所轄区域的最大制造业城市之一，曾有一个地方报纸的广告新聞，吸引我注意：需要十二名至二十名少年人，合格年龄为十三岁。工資每星期四先令。报名处云云。”②合格年龄为十三岁”一語，是針對工厂法十三岁未滿兒童只許劳动六小时的規定而言的。要有合格的医师来审查年龄。因工厂主規定，应募兒童，必須在外貌上象十三岁已滿。在最近二十年的英国統計上，十三岁未滿的工厂兒童数，屢次突然减少了。这种减少，依照工厂視察員的証言，大部分是这种合格医师的假造。他們为滿足資本家的剝削慾和父母的利慾起見，常把兒童的年龄提高来报告。在倫敦北茲納·格林区，每逢星期一早晨星期二早晨，有一种公共市集，九岁以上的男女兒童，就在那里，等候倫敦絲制造厂来雇用。“普通的条件，是每星期一先令八便士（这是归父母得的），和二便士茶点錢（这是兒童自己得

① 英国工厂內妇女和兒童劳动時間的縮短，是成年男工人从資本手里強奪到的。但在這個大事实的对面，我們却在最近的“童工委員会报告”內，发觉劳动者的父母，是极其无耻地象奴隶商人一样，从事兒童的販賣。資本主义的伪善者，象报告中所見的那樣，对于他們自己一手造成，扶持，并且利用的这个暴行（在其他場合，他們称其为“劳动自由”），是不惜隨声指罵的。“兒童劳动被取去作帮助，……为他們自己日常吃用的面包而劳动。他們沒有体力可耐这样一种不相称的劳苦，沒有教育可以指导他們的未来的生活，他們被擲在生理方面道德方面都很污濁的情景里面。犹太历史家关于泰杜斯破坏耶魯薩冷这件事，曾这样說过：耶魯薩冷会遭这样的破坏，是毫不足怪的，因为非人性的母亲，竟忍心把自己的兒子牺牲，来滿足无穷尽的饑餓的需要。”（“公共經濟簡論”加里司尔，1833年第56頁。）

② 勒德格萊夫1858年10月31日“工厂視察員报告”第40頁41頁。



的)。契約以一星期为期。市場进行时的情景及交談，是極不体面的。”<sup>①</sup> 妇人“从貧民施工所把兒女取出来，为每星期二先令六便士的報酬，讓兒女被任何一个买者使用。”在英国，这样的事是極普通的<sup>②</sup>。虽有法律禁止，在英国，仍然至少有两千以上的兒童，經父母的手，当作活的扫烟囱机器卖出去（虽然那时候，已經有許多机器可以代替他們）<sup>③</sup>。机器在劳动力卖者和买者間的法律关系上，引起了一种革命，以致他們之間的全部交易，都失去了自由人与自由人的契約的外觀。因此，英国国会后来也找到了国家干涉工厂的法律理由。只要工厂法在原来不受限制的产业部門，限制兒童每日只許劳动六小时，工厂主的怨言就会重新囂張起来。他們說，有一部分为父母的人，会从受法律限制的产业，把兒女取出来，为了要在还盛行“劳动自由”，十三岁未滿的兒童依然不得和成年男人一样劳动的产业里，依照較高的价格把它卖出。但因为資本天生是平均主义者，会在一切生产部門，把劳动剝削条件的平等，当作他的天賦人权来要求，所以兒童劳动在一个产业部門受法律限制，就成为其他产业部門要受同样的限制的原因了。

机器起初是直接使兒童少年人和妇女在以机器为基础而生长出来的工厂內，然后又在其余各产业部門內，受資本的剝削。他們的身体会愈益萎縮，那是我們早就提到了的。所以，在这里我們只要說明这一点。那就是，劳动者的兒童，在生后数年內，有惊人的死亡率。在英格兰，有十六个戶籍区，不滿

---

① “童工委員會第五报告” 倫敦1866年第81頁第31号——〔第四版注。北茲納·格林的絲工业現在是几乎灭絕了。——F. E.〕

② “童工委員會第三报告” 倫敦1864年第53頁証言第15号。

③ 前揭“第五报告” 23頁証言第137号。

一岁的兒童十万人中每年的平均死亡率，为九千（某一区为七千零四十七）；有二十四个户籍区，在一万以上，一万一千以下；有三十九个户籍区，在一万一千以上，一万二千以下；有四十八个户籍区，在一万二千以上，一万三千以下；有二十二个户籍区，在二万以上；有二十五个户籍区，在二万一千以上；有十七个户籍区，在二万二千以上；有十一个户籍区，在二万三千以上；荷，沃尔味汉浦登，亞胥登·米恩，蒲勒斯登，在二万四千以上；諾亭汉，斯托克卜特，与布拉德福，在二万五千以上；威士比希，在二万六千以上，孟彻斯德为二万六千一百二十五<sup>①</sup>。1861年一个官方医务調查告訴我們，除地方的原因外，兒童死亡率高，主要要归因于母亲的家外职业，及由此引起的兒童照料的不周或不当，如营养不足，食物不宜，喂鴉片藥等等，此外还要加上母亲对于子女的違反天性的隔膜，并由此引起的故意不給食物或毒杀的事<sup>②</sup>。反之，在“妇女职业最少的农业区，死亡率也就最低”<sup>③</sup>。但1861年的調查委员会，却得到一个意料之外的結果，在此海沿岸若干純粹农业区，一岁以下兒童的死亡率，几乎和最坏的工厂区一样高。亨德尔医师（Dr. Julian Hunter）被派去实地調查这种現象。他的报告，收录在“公共卫生第六报告”中<sup>④</sup>。人們以前以为，每十个兒童中，有一个兒童，是为瘧疾及其他低湿地

① “公共卫生第六报告”倫敦1864年第34頁。

② “1861年的調查，还說明了，在以上描写的情形下，因母亲在工厂劳动而引起的忽略和照料不当，使很多兒童夭折了，同时，母亲还极度把对兒女的自然感情丧失掉，不但見兒女的死毫无惜意……有时还直接下手去弄死他。”（“公共卫生第六报告”倫敦1864年。）

③ “公共卫生第六报告”第454頁。

④ “公共卫生第六报告”（倫敦1864年）第454頁至463頁，亨德尔医师关于英格兰各农村地区嬰兒过高死亡率的报告。

特有的疾病所杀。但調查恰好得到相反的結果。“驅除瘧疾的原因——使冬为沼地夏为牧草的土地，轉化为丰沃的谷物栽培地——曾引起异常高的嬰兒死亡率<sup>①</sup>。亨德尔医师在此等农业区，曾詢問七十个名医师。他們的意見，在这一点，是“异常一致”的。和土地耕作的革命相同时，有工业制度被采用了。

“和少年男女在同队中一同工作的已婚妇人，除一个名叫队长（Gangmeister）而領有全队的人，为一定金額，受一个租地农业家支配。队有时开往离村許多哩的地方，我們早上晚上都看見她們在路上，穿着短褲和相配的上衣和鞋子，有时也穿长褲子，外表上好象非常健壮，但通例染有种种不道德的習慣。她們爱独立的和忙碌的生活，一点也不顧慮到，她們的留在家里的可怜的兒女，将由此引起怎样不祥的結果。”<sup>②</sup>工厂区域的各种現象，都在那里再生了；在那里，隱蔽的杀嬰事件，和以鴉片藥給兒童吃的事件，甚至比工厂区域还多<sup>③</sup>。西門医师（Dr. Simon 樞密院医官，“公共卫生报告”主編人）說：

“我目击由此生出的种种弊害，故对于产业上每一种大規模使用成年妇女的办法，都深抱疑惧。”<sup>④</sup>工厂視察員貝克尔也說：“規定一切有兒女的已婚妇女不准在工厂內工作，为英国制造

---

① 前揭报告第35頁及455頁至456頁。

② “公共卫生第六报告”倫敦1864年第456頁。

③ 象在英格兰的工厂区域一样，在英格兰的农业区域，鴉片的消費，也在成年男女工人間不断地增加了。“推进鴉片藥的販賣，……已經成了若干企业批发商人的大目标。鴉片藥在藥房已經成了主要商品。”（前揭报告第459頁）常吃鴉片藥的兒童，“萎縮为小老人，或枯槁得象小猴子一样。”（前揭报告第460頁。）——我們看到了，印度和中國是怎样报复英国的。

④ “公共卫生第六报告”倫敦1864年第37頁。

业区域計，实在是一个幸事。”<sup>①</sup>

妇女劳动与儿童劳动的資本主义的剝削，曾怎样引起精神上的頹廢，恩格斯著“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書，及其他各著述家，已經說得这样透澈，所以在这里，我只要把这一点提到就够了。但人为地把未成熟的人化为單純制造剩余价值的机器，还会引起智力的荒廢。这种荒廢，和自然的无智状态，是極有分別的。因后者不过把智力停止在休耕状态中，不曾把它的发展能力，把它的自然风度破坏。就因为这种荒廢，英国国会才規定，在每一种受工厂法管束的产业內，对于生产上使用的十四岁未滿的儿童授以普通教育，是法定条件。工厂法关于所謂教育事項的不倫不类的文句，使强迫教育大体上成为徒有其名的行政机关缺乏，工厂主对于这种教育法規的反对，和他們实际上躲避这种法規的詭謀，再明白沒有地，表示了資本主义生产的精神。“对此，应由立法院負其全責；它所通过的，只是一种幻想的法律；外表上看，它所照顧的，是兒童的教育，但沒有包含一个規定，表示这个目的，应如何才可以有保証地达到。它只規定兒童每日須有若干小时（三小时），必須在称作学校的四壁之內被关着，規定兒童的雇主，每星期必須收集由那种自称为男教师或女教师的人发出的上学証明書。”<sup>②</sup> 1844年修正工厂法通过以前，上学証明書常由男教师或女教师画个十字代替簽名，因为它們自己也不会写字。“有一次，我參觀了一个发行上学証明書的学校，我看見教师的无知状态，吃了一惊，問：‘先生，敢問先生識字不？’他答

① 1862年10月31日“工厂視察員报告”第59頁。这位工厂視察員，以前曾經是医师。

② 荷尔訥1857年6月30日“工厂視察員报告”第17頁。

說：‘唉，一点点。’他也发行上学証明書。为辯护这种权利計，他說：‘無論如何，我总是在我的学生面前的。’当1844年法案尚在制定中的期間，工厂視察員关于这所謂学校的醜态，已經揭发无遺。从那里发出来的上学証明書，他們不能不承認是合格的。但由他們的力爭，自1844年法案通过以来，上学証明書上面的数字，必須教員亲笔填写。他还須在它上面簽上他的完全的姓名。”① 苏格兰工厂視察員約翰·金凱德爵士 (Sir John Kincaid) 曾提示同样的經驗。“我們参观的第一个学校是安·居麟夫人 (Mrs. Ann Killin) 主持的。我們叫她 把姓名拼音，她一开口就錯了。她用 一个 C 字开头，但立即改口，說她的姓名，是 K 字开头的。在她簽名的上学証明書上，我发觉，有种种簽法。她的笔迹，証明她沒有教書的資格。她自己也承認，她不能登記上課簿冊。……在第二个学校，我发觉教室有十五呎长十呎寬，但有学生七十五人，在听一些叫人不能听懂的事情。”② “从这种只发行兒童上学証明書的地方，当然不能受得任何有价值的教育，但不仅如此。即在師資相当可以的学校內，也因为有各种年齡（三岁以上）的兒童挤在一块，以致教师徒劳而无功，这种教师的生活是極苦的，他的生活費，是由学生繳納的一个便士一个便士湊合起来的。并且，校具是極稀少的，書籍及其他教授用品是不足的，拥挤的嘈杂的空气，对于貧苦兒童的影响，又是極有害的。我曾参观許多这种学校，发现其中的学生，絕對不作什么事情；但这样就算上学，在官厅的統計上，这种兒童也就算受了教育。”③ 在

① 1855年10月31日“工厂視察員报告”第18頁19頁。

② 金凱德爵士1858年10月31日“工厂視察員报告”第31頁32頁。

③ 荷尔誌1857年10月31日“工厂視察員报告”第17頁18頁。

苏格兰，工厂主曾竭力避免雇用必須上学的兒童。“这一点，已經可以証明，工厂主对于工厂法的教育条款，是嫉恨痛惡的。”<sup>①</sup>这种事实，以惊人的程度，发生在受一种特別工厂法管束的印花工业上。依照該法的规定，“每一个在这种印花工厂作事的兒童，必須在雇用第一日以前六个月内，至少进学校三十日，時間应在一百五十小时以上。在繼續雇佣每六个月的期間内，又至少須进学校三十日，時間也应在一百五十小时以上。……上学的時間，必須在午前八点鐘至午后六点鐘。每日上学的时数，不得少于2½小时，也不得多于五小时。不然，是不能算在一百五十小时内的。在普通情形下，兒童会在三十日内，每日午前午后都上学。每日五小时，三十日期滿后，一百五十小时法定的上学時間已經有了，用他們的話說，上学証明書已經有了，他們就到印花工厂去，一直作到六个月滿。然后，次一个上学期間来了，他們再上学，又是到已有上学証明書的时候为止。有許多已經上学滿一百五十小时的兒童，在印花工厂作滿六个月后，再回到学校里来，情形是和初次进学校一样。上一届上学所受得的一切教育，都失去了。……就别一些印花工厂說，兒童上学的時間，完全視工厂营业的需要而定。法定的上学時間，是在六个月内，零零碎碎，每一次三点鐘至五点鐘，凑合成的。……譬如，今天是午前八点鐘至十一点鐘上学，明天是下午一点鐘至四点鐘上学，接着几天不上学，然后又在下午三点鐘至六点鐘上学；三天四天或一星期上学之后，又連接三星期或一个月不上学；此后，又随雇主的便，間或到学校去几点鐘。总之，兒童忽从学校推到工厂，忽

<sup>①</sup> 金凱德爵士1856年10月31日“工厂視察員报告”第66頁。

从工厂推到学校，到一百五十小时已經数滿为止。”<sup>①</sup>兒童与妇女以过大的数目加入結合的劳动队伍以来，机器就終于把成年男工人在手工制造业时期对于資本專制尙还保留的一些反抗力，打破了<sup>②</sup>。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477頁——487頁，

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

---

① 勒德格萊夫在1857年10月31日“工厂觀察員报告”第41頁42頁。在原工厂法（不是指本文所說的印花工厂法）已实行相当时期的英国各产业部門，教育条款实行上的障碍，近几年来，已經相当克服了。但在不受工厂法管束的产业，則玻璃工厂主吉德士的見解依然盛行着。他对調查委員准特說：“据我所見，过去数年間，工人階級一部分所受的的教育增加了，但这种增加，是一种禍害。那是危險的，因为它会使他成为独立的。”（“童工委員会第四报告”倫敦1865年第253頁。）

② “E君，一个工厂主，他曾对我說，他的蒸汽織机，是完全使用女性的，……已婚的女性，尤其是有兒女必須扶养的已婚女子，最受欢迎。这种妇女，要比未婚女人更細心老实得多，她們不得不用最大的努力，来获取生活必需品。人类的美德，尤其是女性特有的美德，是被用来害她們自己了。女人是更守义务，更温柔的，但这一切都成为她們受奴役受瘡苦的手段了。”（亞胥勒勒奇1844年3月15日的一篇演說，題名“十小时法”第20頁。）

## 恩格斯：資本主义制度下的 女工、童工和家庭

——节自“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現在，讓我們更仔細地看看机器生产的发展日益挤掉成年男工的事实。在机器上工作，無論是紡或者是織，主要就是接断头，而其余的一切都由机器去做了；做这样工作并不需要什么力气，但手指却必須高度地灵活。所以男人对这种工作不仅不必要，而且由于他們手部的肌肉和骨骼比較发达，甚至还不如女人和小孩子适合，因此，他們几乎完全从这个劳动部門中被排挤出去了。这样，随着机器的使用，手的活动和肌肉的緊張逐漸被水力和蒸汽力所代替，于是就愈来愈沒有必要使用男人了。因为女人和小孩子不仅工資比較低，而且如上面已經說过的，比男人更适合于做这个工作，所以他們就代替了男人。在使用水力紡紗机的紡紗工厂中工作的只有女人和女孩子，在用驟机的紡紗工厂里只有一个成年男紡工（在使用自动紡机时，他就是多余的了）和几个接断头的助手，后者多半是女人或小孩子，有时是十八岁到二十岁的青年男子，間或是失了业的老紡工。①在动力織机上工作的多半是十五岁到二十岁及二

① “郎卡郡某些棉紡織业部門的工資情况变得非常紊乱：几百个二三十岁的青年男工做着接断头的助手的工作或其他某种工作，一星期最多掙八九个先令，但是同一个工厂里的十三岁的童工一星期却掙5个先令，而十六岁到二十岁的青年女工竟掙10—12个先令” 1844年10月工厂視察員萊·霍納的报告。——恩格斯原注



十岁以上的女人，有时也有几个男人，但他们很少有二十一岁以后还继续做这种工作的。在粗纺机上工作的也同样只是女人，最多只有几个男人从事磨梳棉机和刷洗梳棉机的工作。此外，一切工厂都还要雇一定数目的小孩子束装卸筒管（doffers），雇几个成年男人做监工，雇一个机匠和一个司机管理蒸汽机，另外还要雇用木匠、看门人等等。但是主要的工作都由女人和小孩子来做。这一情况厂主也是否认的，他们去年还公布了一个详细的统计表，想证明机器决没有排挤成年男人。从这些表中可以看出，在所有的工厂工人中，妇女占一半以上（52%），男人大约占48%，而所有这些工人中有一大半是十八岁以上的。这一切都是事实，但是厂主老爷们很小心地不告诉我们，成年工人中究竟有多少是男工，多少是女工，而问题的关键正是在这里。他们本来就是很明显地把机匠、木匠以及一切多少和工厂有点关系的成年男人，甚至连办事员等等都列在表里面，可是他们没有勇气把事情的全部真相说出来。这些表充满了捏造的、歪曲的、黑白颠倒的材料，以及可以吓唬门外汉但不能向内行人证明任何东西的平均数字；在最重要的问题上这些表里面竟一字不提，这证明了作者即厂主们的盲目的利己主义和不老实。我们可以从艾释黎勋爵于1844年3月15日在下议院为辩护十小时工作日法案而发表的演说中摘引一些关于工人年龄和性别的资料，这些资料并没有受到厂主的反驳，而厂主所发表的材料也只涉及英国工厂工业的一部分。在大不列颠的419,560个工厂工人中（1839年）有192,887人（即几乎一半）是在十八岁以下；242,296人是女性，其中有112,192人在十八岁以下。这样，男工中就有80,695人在十八岁以下，而成年男工一共只有96,569人，占工人总数的23%，就是说，还不